冥界で邯鄲の夢（冥界邯郸一梦）

“ -I-

“ 白き霧の中　独り径を探す

“ 迷ひて迷ひたり　迷ひたる者

“ 心が導き　扉に軽く叩け”

（“慰藉”“苦痛”“动乱”“柔和”）

（“苦痛地”在白雾之中 独自寻路）

（“祈求地”迷茫着迷茫着 迷茫着的人）

（“引导地”心灵指引着 轻叩大门）

白雾茫茫，不见一物。远处不知意义的歌谣轻柔地飘入心田，氤氲着抚摸着心灵。

身上似乎还有些火辣辣的痛，身体却兀自站起了身，朝着不知何方走去。脚步似乎有些飘忽，踏在地上不闻一点声响——地上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上。整个世界——姑且这么说吧——除去那些空灵而不知所云的歌谣，无一点声响。

心中自有路，无知无觉不知走了多远，刚受过痛的身体却一点妨碍也没有，就这样走着。

歌谣声的大小似乎亘古便如此，没有一丝变化，也总是那四句。宛若游丝，让人不禁害怕它什么时候就会断掉。

“ 白き霧の中　独り径を探す（和语）//（在白雾之中 独自寻路）

我有些愕然。

世间竟有如此地界吗？

而我又到底在走向何方？

“ 迷ひて迷ひたり　迷ひたる者（和语）//（迷茫着迷茫着 迷茫着的人）

我还是站在了门前。

无墙，无岗，无哨，只有一扇门，孤零零立在那里。

不——还有一位人——人？在徘徊，嘴唇一张一翕，或许歌谣便是她——她？唱的。

着一身素白瀛服，上面绣了些淡灰的花——是花吧？本应有些扎眼的打扮，在这环境里似乎反而柔和。也就是一年轻女子模样，可转过身来，眼神却有些空灵。

她转过身来，歌谣也渐渐消逝。这时周遭空中似乎有些什么发光的残渣——形体看不大清，向四周散开来，终于逃出了视线。

“此地乃冥界。”

轻轻一句话仿佛击中了我的魂灵——我现在真是只有魂灵了吧？

“，如此年轻吗？”

不知如何应答，我沉默。

“，您的息律不太对呢。您为何来了这里？”

“我是……”我急忙捋着回忆。

“不，不要想了，那些灭茶之事。请随我来。”

“请等一下……”没有预兆地，身体——或是魂灵，不做抵抗地跟了上去。

门拉开，里面却一片漆黑，泛着一点红光。

引路的她似乎对里面再熟悉不过了，大步走了进去。

跟随她进来才发现，里面并非伸手不见五指，也不像外面一样空无一物。虽然二人如履平地，却不见有地面。只有——那红光的来源，一片片血红的火焰，是漫世开放的哥别花——错不了。在世间见到的瞱花从未有这般令人震撼的。瞱哥别无规律地摇曳着，我走过的地方便发出一阵奇怪的声响，时而像讥诮，时而如呓语。周围并无他人，我却在脑中听到——如几百人低语。千人，万人，却一句都听不懂。想要驻足稍事停留，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刚开始遇到的人。

零一人，身着黑服，轻摇着小船，在前方的黑暗中荡着。前方红色的血光，那漫世的瞱哥别戛然而止，只剩无边的黑暗。

“嗯？渡航否？”她说完，接着唱起歌谣。

“ -I- （咏言）

“ 黒き隙の中　二人川を渡る（和语）//（在黑隙之中 共同渡河）

“ 揺らぎて揺らぎたり　揺らぎたる者（和语）//（摇曳着摇曳着 摇曳着的人）

“ 船が漂ひ　彼方に永き恋を（和语）”//（小舟漂浮着 长恋彼方）

唱完一遍，她又看向我们二人。这次我看清了：她唱完歌，向四周散开的是白色如瞱哥别的字符。

她开口发问：“怎？为何不应？”

白衣女孩简要地说了两个词：“息律低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她不置可否地长吟一声。

“，少年何故至此？”

“，由祂来验明汝身！”

不知何时一位长者模样的人——也许，立在了身旁。我未曾见过年长的亲人，但他身上熟悉的感觉却与亲人相似。

他向我耳语：“还是归还吧，未免过于年少。”

此时黑衣女孩摇船近前，老者旋即消逝。“原来只是迷路了啊，，不啻归家去。”“，年长了些再来也不迟。”

“就在此别过——暂别当重逢！”

“ -I- （咏言）……”

二重歌声中，之前轻柔的感觉消失，逐渐，身体变得沉重。这黑白梦幻交织之常世，崩裂般坍塌散开来。身体颤抖着捂住头，蜷缩着忍受脑中的巨响。手上的脉搏逐渐明显起来，耳膜内回响着心脏搏击的声音，疼痛一跳一跳鲜明起来。

睁开双眼，我蜷缩在不知何处的废弃街角，身下血与汗交融。

一个人都没有。